

区域动态（撒哈拉以南非洲）

目录

专题聚焦.....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议下的非洲本土语言保护行动.....	2
各国动态.....	12
东部非洲.....	12
乌干达.....	12
摩洛哥.....	12
利比亚.....	13

专题聚焦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议下的非洲本土语言保护行动

“语言”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UNESCO）的《组织法》和各项计划中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一点在联合国（United Nations/UN）体系内的专门机构中是绝无仅有的。如《组织法》第2款所示：语言（字面理解为“文字”）被视为越过所有政治派别传播和倡导思想的媒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为达此目的，建议订立必要之国际协定，以便于运用文字与图像促进思想之自由交流”。多年来，为促进多语发展、支持翻译事业，并在语言和教育之间建立战略联系，教科文组织不断提出各类行动方案，并在相关领域取得了许多世人有目共睹的成果。本文将全面梳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议下的非洲本土语言¹（Indigenous Languages）保护行动，并深入探讨系列行动对非洲社群和非洲文化产生的影响，以期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非洲本土语言保护行动，以及如何通过语言保护和复兴来实现可持续发展、延续文化传承和构建包容性社会等多重目标。

一、“国际本土语言十年”与非洲

2022年7月，联合国大会（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第A/RES/74/135号决议宣布，将2022年至2032年设为“国际本土语言十年”（International Decade of Indigenous Languages/IDIL 2022-2032），希望以此唤起国际社会对世界本土语言濒危形势的关注，呼吁促进对本土语言的保护。同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举办“国际本土语言十年（2022-2032）”庆祝活动，并发布十年行动计划，突出对世界本土语言加以保护、振兴和彰显的迫切需要。作为负责教育、科学、文化、传播和信息的联合国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肩负协调“国际本土语言十年”的责任，其十年行动计划旨在提高公众对世界各地本土语言面临的严峻形势的认识，并动员各方力量立即采取保护行动。

在国际本土语言十年全球行动倡议《一人不少，一人不落》（Leaving no one behind, no one outside）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如此叙述：“如今，许多语言都面临着失传的风险。语言，特别是本土语言的消失，实际上与原住民文明所受到的结构性歧视有关，也与使用者的脆弱处境有关。本土语言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使用取决于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环境和人口状况等现实因素。然而，世界各地的原住民都经受着边缘化，也长期经受着各种挑战，例如气候变化、工业扩张、强迫迁移和被迫移民。教育方面的劣势不仅导致文盲率增高，也导致那些以口述传统为基础的资源和技术难以传承。”作为人类文明的发源地，非洲保留着世界近半数的语系。而拥有近千种语言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却是本土语言濒危的重灾区。

¹ 目前，中文文献中对语言学专有名词“indigenous language”的译法有“土著语言”与“本土语言”两种。而鉴于“土著”一词具有一定的殖民主义色彩，本文将选用词义更中性的后者。后文同上。



2022-2032 | INTERNATIONAL DECADE OF
Indigenous Languages

**GLOBAL ACTION PLAN OF
THE INTERNATIONAL DECADE OF INDIGENOUS LANGUAGES
(IDIL2022-2032)**

图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本土语言十年全球行动倡议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79851>)

非洲大陆的语言一般可被分为四大语系，即尼日尔-刚果语系 (Niger-Congo)、尼罗-撒哈拉语系 (Nilo-Saharan)、亚非语系 (Afro-Asiatic) 和科伊桑语系 (Khoisan)。其中，中北非穆斯林聚居区的阿拉伯语、埃塞俄比亚的阿姆哈拉语 (Amharic)、西非的豪萨语 (Hausa) 和曼德语 (Mande)，以及从东部沿海地区向内陆延伸至刚果东部一带的斯瓦希里语 (Swahili)，是非洲最重要的非欧洲殖民语言。历史上，口述文学曾是滋养和传承非洲语言文化的重要土壤。歌舞艺人代代相传的口述故事，使本土语言成为当地族群维系宗族联系的工具。就连奴隶贸易和殖民统治的苦难都未能摧毁这种文化传统。然而，非洲本土语言的存续却在后殖民时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尽管许多非洲国家独立后曾尝试变革殖民教育体系，但欧洲语言依然作为主要教学语言使用，本土语言在学校长期被边缘化。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将不同背景的人们聚集到通用官方语言或国际语言的大城市中，使本土语言的使用范围进一步受限。同时，使用非洲本土语言代表社会地位低下的概念也植根人心。随着年轻一代更多地使用通用语和外来语，本土语言背后的文化传统，以及故事和知识的口述传承也面临威胁。另一方面，非洲国家的本土语言使用情况总体呈现出一种从少数民族语言向地方性主导语言转变的趋势。例如，坦桑尼亚恩戈罗恩戈罗保护区 (Ngorongoro Conservation Area) 小部分使用哈德扎语 (Hadza) 的狩猎采集人群正在转向使用人数多达 700 万的苏库马语 (Sukuma)。与此同时，由于生态环境枯竭、接触自然环境的机会减少以及教学语言影响，以苏库马语为母语的年轻人又正在转向坦桑尼亚国语斯瓦希里语。

早在 2019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便宣布当年为“本土语言年” (Year of the Indigenous Language)。为此，葡萄牙波尔图大学 (University of Porto) 与博茨瓦纳大学 (University of Botswana) 相关研究机构合作举办了非洲语言主题研讨会“言语之外” (More than just words)。

会上，科英布拉大学（University of Coimbra）文学院教授卡皮尼亚（Graça Capinha）在主旨发言“何谓本土”（What Is “Indigenous”）中讲到：“语言的消失意味着整个生命形式的消失，意味着与其相连的整个世界的消失……放任本土语言数千年来发展和积累起来的复杂知识和文明体系逐渐消亡，相当于使人类失去一笔巨大的文化财富。”（*The disappearance of a language is the disappearance of an entire form of life — it is the disappearance of an entire world... So, yes, the disappearance of complex systems of knowledge and culture developed and accumulated by these “indigenous” languages over thousands of years amounts to losing an enormous cultural treasure.*）2021年，宾州州立大学（Penn State University）与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曾针对非洲本土语言与世界自然遗产点（Natural WHSs）的关联性开展一项联合地理信息系统（GIS）研究。结果表明，非洲的濒危物种及濒危语言分布与自然遗产点具有极高的地理重叠情况，这标志着使用本土语言的原住民可能成为保护区的潜在合作伙伴，以期促成共享地理空间中自然环境及本土语言文化的双重保护。今年8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派代表出席非洲本土语言保护研讨会，深入探讨如何保护和传承非洲本土语言，以维护文化多样性和世界遗产。研讨会聚焦于制定政策、开展研究和采取措施来挽救濒危本土语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承诺继续支持这一重要工作，并特别强调了在非洲国家开展母语教育的重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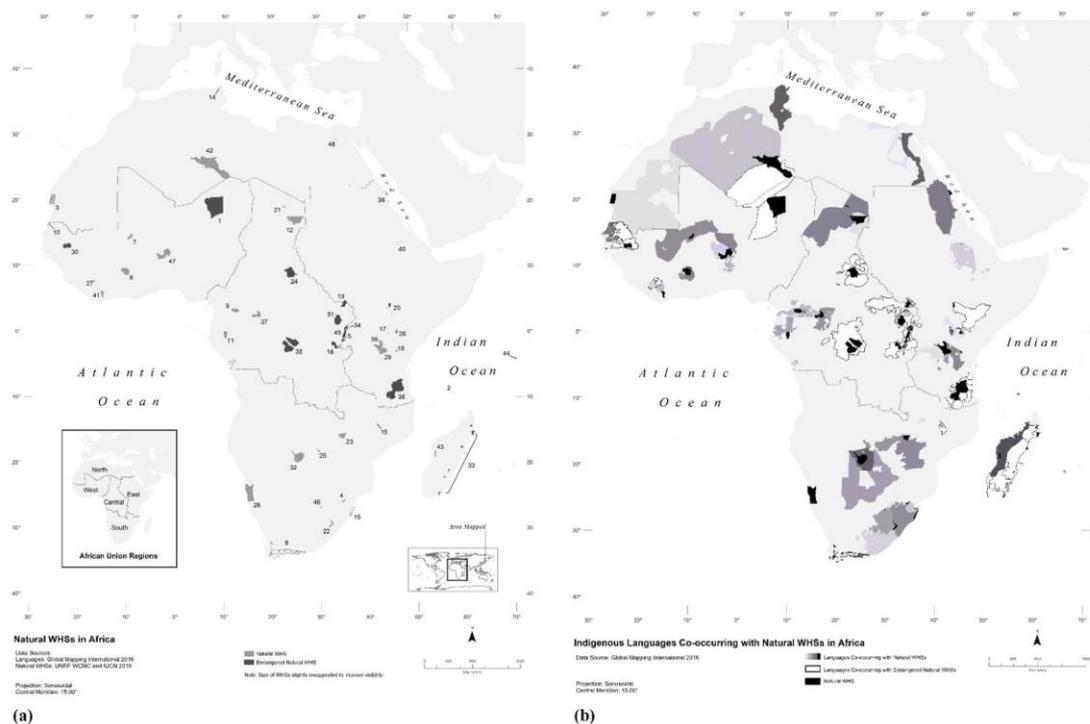


图 2：非洲本土语言与世界自然遗产点地理重合情况

(Gorenflo, L J, and Suzanne Romaine. “Linguistic diversity and conservation opportunities at UNESCO World Heritage Sites in Africa.” *Conservation biology: the 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Conservation Biology* vol. 35,5 (2021): 1426-1436. doi:10.1111/cobi.13693)

二、非洲本土语言复兴与母语教育

位于肯尼亚中西部高原莱基皮亚郡 (Laikipia County) 的雅库人 (Yiaku) 正在尝试利用教育挽救族群语言。目前, 仅剩三位雅库老人能熟练使用雅库特语 (Yaakunte), 该语言也因此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宣布为极度濒危语言 (Critically Endangered Language)。雅库人起源于埃塞俄比亚南部地区, 原为狩猎采集者, 后迁移至穆科戈多森林 (Mukogodo Forest), 受到尼罗河游牧民族马赛人 (Nilotic Pastoral Maasai) 的同化, 导致其语言文化逐渐失传。时至今日, 拥有纯正血统的雅库人约 2000 人, 但由于自然环境破坏和游牧土地争夺, 几乎全体人口都已转而使用马赛语 (Maa)。所幸, 雅库特语传人之一——勒里曼老人 (Mzee Stephen Leriman) 的三位孙女正在利用母语教学, 决心复兴雅库特语文化。一方面, 勒里曼三姐妹重建了在土地争夺中被毁的文化遗产暨语言教学中心, 为族人组织了雅库特语培训班, 目前已招有 267 名儿童和 100 名成人参加课堂教学。另一方面, 三姐妹开始制作英语-雅库特语金属单词卡, 将其订上树苗, 再将树苗移植到族群传统家园——穆科戈多森林。如此一计, 不仅通过植树造林重建了遭游牧民族破坏的穆科戈多原生林, 也为在森林中放牧、狩猎或采集的年轻人提供了又一个学习语言的机会。



图 3: 雅库特语传人斯蒂芬·勒里曼 (Stephen Leriman)

(<https://nation.africa/kenya/counties/laikipia/how-laikipia-s-yiaku-community-is-using-afforestation-to-revive-their-dying-language--4342044>)

除雅库特语外, 其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极度濒危的肯尼亚本土语言包括泰里克语 (Terik)、埃尔莫洛语 (El Molo)、奥吉克语 (Ogiek)、奥莫提克语 (Omotik)、邦欧姆语 (Bong'om) 和索古语 (Sogoo)。危急时刻再求复兴, 难免亡羊补牢, 为时过晚。当前情况下, 非洲国家大规模开展母语教育, 势在必行。有研究表明, 使用母语教学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读写能力以及对知识的掌握程度, 为学业成功打下基础, 从而提高未来收入潜力。因此, 为非洲大陆迅速增长的青年人口提供母语教学, 意味着提高非洲各国的劳动人口素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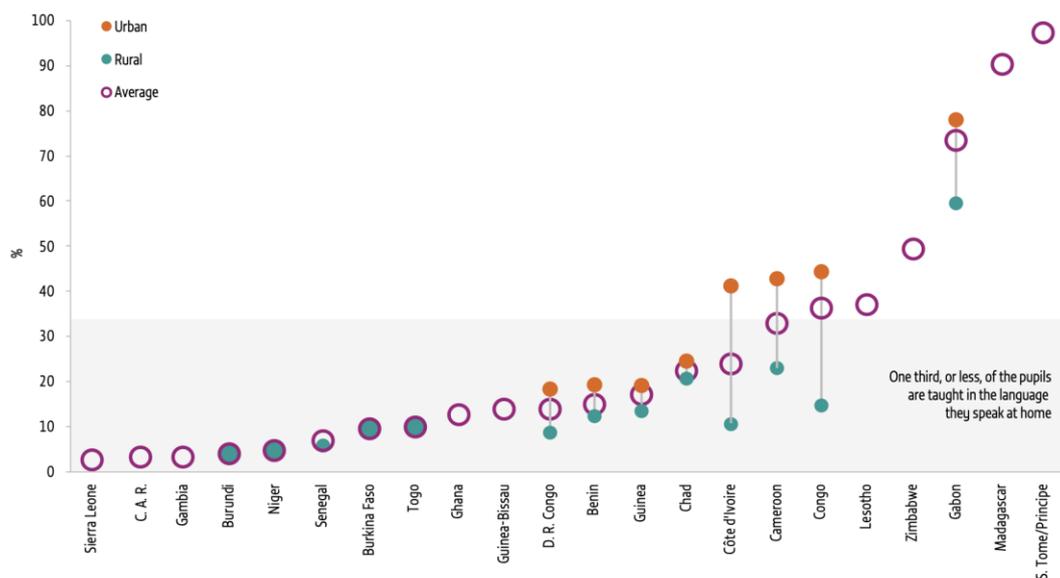
这从长远来看将有助于非洲的经济增长。在 2019 年的玛丽雅姆·特拉迪阅读和读书俱乐部 (Mariam Tladi Reading and Book Club) 活动中, 南非大学 (University of South Africa) 教授兼专栏作家姆西拉 (Vuyisile Msila) 表示, 非洲社会需要改变观念, 停止将英语掌握程度看作衡量智力的标准。英语等国际通用语应该被用作保护其他本土语言的工具。同座谈小组成员、图书管理员加伦巴 (Mubanga Lumpa) 则认为, 家庭教育在本土语言保护方面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孩子们如果在家中失去了母语语言环境, 也就很难在外继续学习和使用本土语言。

在今年 2 月 21 日的国际母语日 (International Mother Language Day) 上,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特别呼吁语言多样性极为丰富的非洲各国奉行多语言教育政策, 实施以母语为基础的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教育不平等数据库 (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 on Education) 显示, 在全球范围内, 与零基础使用官方教学语言上学的儿童相比, 使用家庭日常语言, 即母语接受教育的儿童在小学毕业时的阅读障碍比例显著降低了 30%。另有证据表明, 第一语言或母语教育有助于提高儿童的社交能力。因此, 教科文组织建议, 在儿童入学的最初几年以母语教学, 随着年级升高, 再逐渐将母语与官方教学语言相结合, 该教学法被称为多语言教育 (Multilingual Education)。然而, 教科文组织 2022 年发布的非洲教育检测报告《生而为学》 (Born to learn) 中指出, 在接受调查的 16 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 最多只有三分之一的儿童使用他们在校外讲的语言上课, 仅有五分之一儿童能够接受母语教育, 也仅有五分之一的小学毕业生能够充分掌握读、写、算等基础知识。

FIGURE 5.2

The vast majority of African children are not taught in their home language

Percentage of students at the end of primary who have their first or home language as their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selected countries, 2019



Source: UIS database.

图 4: 部分非洲国家使用母语或第一语言接受小学教育的学生比例

(Born to learn: Spotlight on basic education completion and foundational learning in Africa, UNESCO Global Education Monitoring Report, <https://www.unesco.org/gem-report/en/2022-spotlight-africa>)

为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多语言教育的投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别点明了莫桑比克的成功经验：该国通过开展新的教师培训课程，已将双语教育扩大到全国 25% 的学校。而双语学校学生的基础阅读和数学成绩也提高了约 15%。母语教育不仅有助于学生更顺利地学习基础知识、提高教育水平，更是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促进社会包容性、文化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措施。因此，母语教育也是保护和复兴非洲本土语言的重要举措。在世界现存的 6700 多种语言中，至少有 40% 的本土语言由于缺乏使用者而长期濒临灭绝。在另一份报告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UNESCO Institute for Lifelong Learning）指出，母语教学能够营造“有效社群环境”（Effective environment for the whole community），使学生浸润于本土社会文化，并以此提高教育效率。例如，布基纳法索的双语学校曾开展经济学项目，让学生学习和实践养牛知识。当社会学、生物学和数学课程与本土语言相结合，学生便不再感到疏离。母语教育确保了下一代熟练使用和理解本土语言的能力，从而维系着文化历史传承和社群身份认同。此外，母语教育也推动非洲年轻人积极使用本土语言，促使语言继续发展并适应现代社会需求，从而规避了本土语言遭受边缘化乃至衰落的命运。

三、 非洲本土语言保护困境——斯瓦希里语泛非化的双面性

2021 年 11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41 届大会在法国巴黎召开。会上，教科文组织会员国宣布，将每年的 7 月 7 日设为“世界斯瓦希里语日”（World Kiswahili Language Day）。斯瓦希里语是最重要的非洲语言之一，也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使用最广泛的语言，使用者超过 2 亿，位居世界前十。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联合国电台（United Nations Radio）便设立了斯瓦希里语部门。如今，斯瓦希里语已成为联合国全球传播局（Directorate of Global Communications）内唯一的非洲语言。同时，斯瓦希里语也作为工作语言应用于非洲联盟（AU）、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和东非共同体（EAC）等区域性国际组织。因此，斯瓦希里语是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2030）以及促进非洲区域一体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工具。斯瓦希里语之于泛非主义²（Pan-Africanism）的意义，从世界斯语日的选定日期中便可见端倪：1954 年 7 月 7 日，坦桑尼亚国父、开国总统尼雷尔（Julius K. Nyerere）领导下的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TANU）决定使用斯瓦希里语作为民族独立斗争统一语言。同一时期，肯尼亚国父肯雅塔（Jomo Kenyatta）也曾使用斯语提出脍炙人口的口号“Harambee³”，以此动员肯尼亚人民进行反殖民主义斗争。2000 年 7

² 泛非主义（Pan-Africanism）旨在团结全体非洲人民和非裔侨民，以“集体自力更生”（Collective Self-reliance）消除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

³ “Harambee”是肯尼亚国徽上的官方座右铭，也指肯尼亚传统社区自济活动（Self-help Events），其斯瓦希里语原意为“齐心协力”（All Pull Together）。

月 7 日，解散二十余年的东共体重新成立，重新点燃了东非人民以斯瓦希里语为纽带，共同追求经济合作和区域一体化的精神。2022 年 2 月，在联合国 (UN) 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的支持下，斯瓦希里语正式成为非洲联盟 (AU) 的官方工作语言。该举措旨在提高非洲大陆内部的交流和合作，加强非洲各国之间的联系，促进非洲总体团结。



图 5：非洲联盟第 35 届峰会批准将斯瓦希里语设为非盟工作语言

(<https://www.un.org/africarenewal/magazine/april-2022/renewed%C2%A0push-use-kiswahili-%C2%A0au%C2%A0and%C2%A0unesc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地区主任兼驻肯尼亚代表 (UNESCO Regional Director for Eastern Africa and Representative to Kenya) 休伯特·吉增 (Hubert Gijzen) 认为，斯瓦希里语中广泛存在着与其他非洲语言共享词汇和概念的现象，因此具有独特而深刻的泛非主义统一力量。然而，以促进泛非主义、宣扬非洲文化和提高身份认同为出发点，大力推广斯瓦希里语，将对非洲的语言多样性产生怎样的影响，则是人们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方面，在非洲大陆推广斯瓦希里语，将面临极大的阻力和挑战。在 54 个非洲国家中，已有 27 国以英语为官方语言，另有 21 国以法语为官方语言。肯尼亚莫伊大学 (Moi University) 的斯瓦希里语专家奥布齐·莫塞蒂教授 (Obuchi Mosesti) 指出，来自西方的“权力语言”在外交、国际贸易和全球交流中地位稳固、具有战略意义，并与各国的政治利益息息相关。尽管推广斯语可能为非洲带来巨大的潜在利益，但用非洲语言取代殖民语言绝非易事。另外，北非国家的主要语言是阿拉伯语，而伊格博语 (Igbo)、豪萨语 (Hausa) 和约鲁巴语 (Yoruba) 等语言在西非同样享有通用语地位。斯语若想在西北非地区获得认可和发展，则必须投入大量的政治经济资源来实行运作。

另一方面，斯瓦希里语作为泛非通用语的扩张，必定会挤压其他非洲本土语言的生存空间。同处东非的乌干达人民就曾表达过明确的“反斯语”情绪，认为斯瓦希里语是政府和军

队的专属语言，自上而下地推广斯语只会让他们感到“殖民主义卷土重来”。无独有偶，纳米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Namibia)语言学、文学与传播学副教授科林·萨巴奥(Collen Sabao)也曾发文表示：“以民族凝聚力和非洲身份认同为理由而接受斯瓦希里语，意味着另一种形式的殖民主义。斯语的扩张将使本土语言长期桎于不发达状态，并被视作低等语言。”

(*Accepting Kiswahili as a language for national cohesion and African identity can be seen as another form of colonialism. Kiswahili would dwarf local languages and these would continue to be underdeveloped and regarded as somehow inferior.*) 正如前文所述，非洲本土语言的使用情况呈现从少数民族语言向地方性主导语言转变的趋势，这是非洲本土语言保护的痛点和难点。当弱势族群语言的使用环境愈发受限，而强势族群语言逐渐掌握地区话语权时，人们通常会选择弃用前者。然而，推广斯语的意义正是在于，以通用的“非洲语”来构建和巩固泛非主义共同体的概念。从非洲本土语言保护的角度来看，简单地提高某一本土语言的地位，使其成为通用语，对改善其余本土语言的处境并无帮助。在更复杂的情况中，如果官方扶持的语种没能成功取代西方语言，但又被赋予了更高的社会地位，那么它反而会削弱原地方性主导语言的地位，并对少数民族语言造成新的冲击，最终使二者一同回归弱势地位。

结语

非洲本土语言保护之路，道阻且长。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本土语言十年全球行动倡议”框架下，为挽救濒危语言、复兴传统文化，在非洲各国推广母语教育势在必行。从母语向双语过渡的教学模式不仅能够提高教育效率、保证教育成果，更有助于维持本土语言使用人数，从而维系非洲各族群的身份认同和历史文化遗产。此外，母语教育也将推动非洲年轻一代积极使用本土语言，通过扩大本土语言的使用场景和使用范围，促使语言继续发展并适应现代社会需求，以此规避弱势语言遭受边缘化乃至衰落的命运。

在这一背景下，斯瓦希里语泛非化问题的复杂性和双面性凸显，又值得我们特别关注。作为带有泛非主义烙印的本土语言，斯语具有推动后殖民时代非洲共同体概念形成的潜力。然而，单一本土语种的扩张与全体本土语言的保护如何平衡并行，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客观而言，推广斯语有助于扩大非洲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能够促进全球互动和文化交流。但随之而来的又是语言文化权力集中的挑战，这可能会加大非洲本土语言保护难度，并使少数族群文化传统受到威胁。因此，在平衡其双面特性时，需要综合考虑社群需求、地区需求、国家需求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但正如肯尼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席(Chair of Kenya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UNESCO)米西戈博士(Amatsibi Misigo)所言：“斯瓦希里语获得非盟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可，是方向正确的一步”。(*Kiswahili's recognition by AU and UNESCO is a step in the right direction*)。

资料来源

1. UNESCO Decades, “Indigenous Languages Decade (2022-2032)”, UNESCO, 2022, accessed on September 09, 2023, <https://www.unesco.org/en/decades/indigenous-languages?hub=67103>.
2. UNESCO, “Global action plan of the International Decade of Indigenous Languages (IDIL 2022-2032)”, UNESDOC, 2021, accessed on September 09, 2023,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79851>.
3. Knappert, Jan & Irvine, Arthur, “African languages”, UNESDOC, 2003, accessed on September 09, 2023,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134298>.
4. Tchindjang, Mesmin & Bopda, Athanase & Ngamgne, Louise Angéline, “Languages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in Africa”, UNESDOC, 2008, accessed on September 09, 2023,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162983>.
5. L. J. Gorenflo & Suzanne Romaine, “Linguistic diversity and conservation opportunities at UNESCO World Heritage Sites in Africa”, Conservation Biology: the 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Conservation Biology, 2021, accessed on September 09, 2023, https://arts.psu.edu/wp-content/uploads/2023/08/Gorenflo_Romaine_Linguistic_Diversity_UNESCO_Africa_2021.pdf.
6. CIBIO, “More than just words | A celebration of African languages on the occasion of the UNESCO year of the indigenous languages”, CIBIO, November, 2019, accessed on September 09, 2023, <https://cibio.up.pt/en/events/more-than-just-words-a-celebration-of-african-languages-on-the-occasion-of-the-unesco-year-of-the-indigenous-languages/>.
7. Graça Capinha, “What Is ‘Indigenous’? — or ‘A Silence Made of Many Doors’”, CIBIO, November 12, 2019, accessed on September 09, 2023, https://cibio.up.pt/fotos/editor2/upload/filemanager/conference_28.01.20_morethanjustwords.pdf.
8. Mwangi Ndirangu, “How Laikipia’s Yiaku community is using afforestation to revive their dying language”, Nation, August 21, 2023, accessed on September 09, 2023, <https://nation.africa/kenya/counties/laikipia/how-laikipia-s-yiaku-community-is-using-afforestation-to-revive-their-dying-language--4342044>.
9. Mimi Kalinda, “THE IMPORTANCE OF PRESERVING & REVIVING AFRICAN LANGUAGES”, Africa Communications Media Group, November 02, 2020, accessed on September 09, 2023, <https://africacommunicationsgroup.com/the-importance-of-preserving-and-reviving-african-languages/>.

10. Winnie Theletsane, “WHO IS RESPONSIBLE FOR PRESERVING INDIGENOUS LANGUAGES?”, Eyewitness News, March 18, 2019, accessed on September 10, 2023, <https://ewn.co.za/2019/03/18/who-is-responsible-for-preserving-indigenous-languages>.
11. UNESCO, “International Mother Language Day: UNESCO calls on countries to implement mother language-based education”, UNESCO, February 16, 2023, accessed on September 10, 2023, <https://www.unesco.org/en/articles/international-mother-language-day-unesco-calls-countries-implement-mother-language-based-education>.
12. UNESCO Global Education Monitoring Report, “Born to learn: Spotlight on basic education completion and foundational learning in Africa”, UNESCO, 2022, accessed on September 10, 2023, <https://www.unesco.org/gem-report/en/2022-spotlight-africa>.
13. Adama Ouane & Christine Glanz; UNESCO Institute for Lifelong Learning; Associ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Africa, “Why and how Africa should invest in African languages and multilingual education: an evidence- and practice-based policy advocacy brief”, UNESCO Clearinghouse on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2022, accessed on September 10, 2023, <https://www.gcedclearinghouse.org/resources/pourquoi-et-comment-lafrique-doit-investir-dans-les-langues-africaines-et-lenseignement?language=en>.
14. University of Nairobi, “UNESCO declares July 7 World Kiswahili Language Day”, University of Nairobi, November 24, 2021, accessed on September 10, 2023, <https://www.uonbi.ac.ke/news/un-declares-july-7-world-kiswahili-language-day>.
15. Agencies, “UNESCO to promote Kiswahili language across African continent”, Global Times, July 10, 2022, accessed on September 10, 2023, <https://www.globaltimes.cn/page/202207/1270155.shtml>.
16. Iribe Mwangi & Nicholus Makanji, “Renewed push for use of Kiswahili by AU and UNESCO: What does it mean for Africa and the world?”, Africa Renewal, April 06, 2022, accessed on September 10, 2023, <https://www.un.org/africarenewal/magazine/april-2022/renewed%C2%A0push-use-kiswahili-%C2%A0au%C2%A0and%C2%A0unesco>.
17. Lenin Ndebele, “Swahili becomes the first African language to be honoured by Unesco”, News 24, November 26, 2021, accessed on September 10, 2023, <https://www.news24.com/news24/southafrica/news/swahili-becomes-the-first-african-language-to-be-honoured-by-unesco-20211126>.

各国动态

东部非洲

【社会动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东非地区性别平等研讨会

2023 年 8 月 22 日至 24 日，“东非地区性别平等灾害风险减缓（DRR）高级区域研讨会”于肯尼亚内罗毕召开。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协调下，来自东非十国的参会代表针对该议题展开了积极的讨论，并合作商定了联合建议。作为灾害高发地区，东非在本年度已历经旱灾、洪灾、山体滑坡、热带风暴等毁灭性自然灾害。而该地区凸显的性别不平等，又进一步扩大了灾害对妇女、女童和残障人士的冲击。据报道，本次会议成果也将助力《全球性别行动计划》（Global Gender Action Plan / GAP）在东非地区的实施，确保性别问题被纳入东非各国制定减灾政策时的基本考虑因素。

——编译自 09 月 11 日 *UNESCO News Priority Africa*

乌干达

【文化动态】乌干达原濒危遗产点“卡苏比王陵”脱危

2023 年 9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World Heritage Committee）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会议，决定将今乌干达境内的布干达王家陵园遗址——卡苏比王陵（Tombs of the Buganda Kings in Kasubi）从《世界濒危遗产名录》中除名。据悉，卡苏比王陵在 2010 年的一场火灾中被烧毁。所幸，在国际社会的财政支持下，乌干达当局相关机构与教科文组织密切配合，已于今年夏季完成王陵重建计划，使该遗址成功“脱危”，达到了计划预期的保护状态。世界遗产委员会也对当地社区引进先进消防系统、培养消防志愿者的工作表达了高度赞扬。

——编译自 09 月 12 日 *UNESCO News Priority Africa*

摩洛哥

【政治动态】摩洛哥当局坚持限制外方地震救灾援助

当地时间 9 月 9 日，摩洛哥马拉喀什（Marrakesh）发生 6.8 级地震，造成该国 60 年来最严重的地震灾害，已致近三千人死亡，超五千人受伤。据报道，尽管各国政府均已表示愿意提供救灾援助，摩洛哥当局目前仅批准了英国、卡塔尔、西班牙和阿联酋四国搜救队入境开展救援行动。据悉，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OCHA）及其他相关机构可在接到通知后的 12 至 48 小时内根据受灾国驻地情况进行救援部署，但摩洛哥政府至今未向联合国寻求帮助。对此，摩洛哥内政部（The Moroccan Interior Ministry）发文表示，当局仅接受四国援助，是精准评估灾区需求后做出的决定，其决策考量不受地缘政治因素影响。

利比亚

【社会动态】利比亚受飓风影响发生特大洪灾

当地时间 9 月 12 日，受飓风“丹尼尔”（Storm Daniel）登陆影响，利比亚东部发生特大洪灾，执政当局已宣布该地区进入极度紧急状态。据报道，在受灾最严重的城市德尔纳（Derna），洪水冲垮了两座港口水坝，导致大片地区受淹、电力和通信完全中断，已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巨大的财产损失。据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统计，利比亚洪灾地区已有超过三万人沦为难民。目前，该国西部民族团结政府（Government of National Unity / GNU）与东部政府“众议院”（House of Representatives）依旧处于对立状态。灾害当前，国际社会呼吁双方就抗洪救灾行动达成合作。

——编译自 09 月 13 日 *BBC News*

编译：褚予钦

校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组